



中国 **近代史** 论坛

FORUM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五辑

No.5

涵育与超越

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

CULTI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ROMINENT FIGURES IN MODERN YINZHOU

主 编 徐秀丽 陈野 谢富国
执行编辑 杨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近代史论坛
FORUM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第五辑 No.5

涵育与超越 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

CULTI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ROMINENT FIGURES IN MODERN YINZHOU

主 编 徐秀丽 陈野 谢富国
执行编辑 杨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 / 徐秀丽，
陈野，谢富国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97 - 9863 - 8

I. ①涵… II. ①徐… ②陈… ③谢… III. ①文化史
- 鄞州区 ②人物 - 生平事迹 - 鄞州区 - 近代 IV.
①K295.54 ②K820.8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5598 号

中国近代史论坛 第五辑

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

主 编 / 徐秀丽 陈 野 谢富国

执行编辑 / 杨 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5 字 数：38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63 - 8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马裕藻与 1934 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桑 兵 / 1
赵叔孺艺术交游网络及其与地方传统之关系初探	陈 野 / 40
“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	李金铮 / 58
试论方显廷的统制经济观念	毛 杰 / 94
翁文灏的民营经济思想与实践	乐承耀 / 100
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何方昱 / 117
张其昀的省区改革主张及其具体方案	张学继 / 143
张其昀由学入仕的转折	王 瑞 / 158
20 世纪 20 年代陈裕光与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	蒋宝麟 / 175
沙孟海早年治学思想生成的群体和地域因素考察	徐 清 / 203
近代中国法律人的时代命运	
——以法界翘楚吴经熊的苦旅人生为视角	孙 伟 / 213
张美翊的晚年岁月及与弟子间的师徒情	钱茂伟 钱之骁 / 228
从史学名家童书业看鄞州杰出人物文化基因	胡丕阳 / 242
杨坊再评价	谢俊美 / 251
寄禅大师与宁波佛教	刘建强 / 264
鄞州近代精英人物的群体构成及其地域文化特征	项义华 / 271
论鄞州人与慈善事业	周秋光 曾宪斌 / 287
有教无类与启智种德：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社会	
教育事业研究	李 斌 / 313

乡土情怀：民国时期鄞县商人与乡村建设 孙善根 / 325

鄞县近代史事稽考二则 龚烈沸 / 336

“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学术研讨会”

 综述 杨 宏 / 340

编后记 / 351

CONTENTS

Ma Yuzao and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Dismissal of Professor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1934	<i>Sang Bing / 1</i>
A Study on Zhao Shuru's Art Circl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Local Traditions	<i>Chen Ye / 40</i>
"Localized Economics": Fang Xianting and Hi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Li Jinzheng / 58</i>
On Fang Xianting's Idea of Controlled Economy	<i>Mao Jie / 94</i>
Weng Wenhao'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Private Economy	<i>Yue Chengyao / 100</i>
Knowledge, Conn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Zhang Qiyun's Academic Career	<i>He Fangyu / 117</i>
Zhang Qiyun's Advocation and Specific Plans for Reform on Provincial Area	<i>Zhang Xueji / 143</i>
Zhang Qiyun's Transition from a Scholar to an Official	<i>Wang Rui / 158</i>
Chen Yuguang and the Regist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 the 1920s	<i>Jiang Baolin / 175</i>
An Examination of the Networking and Geographic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Sha Menghai's Academic Thoughts in His Early Years	<i>Xu Qing / 203</i>

The Fate of Legal Practitioner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Difficult Life of the Renowned Jurist Wu Jingxiong	<i>Sun Wei</i> / 213
The Later Years of Zhang Meiyi and His Relationships with His Apprentices	<i>Qian Maowei, Qian Zhixiao</i> / 228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Prominent Figures in Yinzhou: A Case Study on the Renowned Historian Tong Shuye	<i>Hu Piyang</i> / 242
A Reassessment of Yang Fang	<i>Xie Junmei</i> / 251
Master Ji Chan and Buddhism in Ningbo	<i>Liu Jianqiang</i> / 264
Group Structure and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minent Figures in Modern Yinzhou	<i>Xiang Yihua</i> / 271
On Yinzhou People and Their Charity	<i>Zhou Qiuguang, Zeng Xianbin</i> / 287
Providing Education for All and Enlightening Wisdom for Virtue: A Study on Social Edu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Migrants from Ningbo to Shanghai	<i>Li Jian</i> / 313
Local Feeling: Merchants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Yinxia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Sun Shangren</i> / 325
An Examination on Two Pieces of Historical Facts in Modern History of Yinxian	<i>Gong Liefei</i> / 336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Culti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rominent Figures in Modern Yinzhou"	<i>Yang Hong</i> / 340
Postscript	/ 351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 教授解聘风波

桑 兵

摘 要 1934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解聘国文系教授林损等人，引发风波，长期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被迫辞职。此事看似新旧之争的延续，实则反映了国人由来已久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及教法的分歧。蒋梦麟等人以行政主导强势推行的除旧布新，除了实现蓄谋已久的赶走所谓温州学派乃至终结章门弟子把持的历史，并没有赢得国文系学生的支持，也未能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显出成效。如果当年对马裕藻新旧并用的主张多一些包容，或许今日把握“中国文学”会少几分尴尬。

关键词 马裕藻 北京大学国文系 林损 胡适 蒋梦麟

太炎前期弟子，大都颇负盛名，坊间流行的“五大天王”之说，能够反映章门学术江湖地位曾经如日中天。^① 不过，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亦以字行。浙江鄞县人，今宁波鄞州区人。或谓其本名巽，似与其长子

^① 朱希祖闻黄侃转述章太炎对人言：黄天王，汪东王，钱南王，朱西王，吴北王。“盖以余与玄同倾向新文学，乃以早死之南王、西王相比也。”（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中华书局，2012，第461页）相同的排列又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转下页注）

相混淆)虽然辈分不浅(章门弟子中,马裕藻年长,有老大哥之称)、地位不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4年),却不得列名其中。不仅如此,由于他既无著述,又少轶事,以致几乎没有人对其做过研究。坊间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敷衍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相关记述而来,其中以讹传讹乃至穿凿附会之处不在少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马裕藻,首先必须解决材料从何而来的问题。马裕藻的生活交友圈子,多以同门为轴心纽带,而同门当中,多人留有日记并且已经陆续出版。虽然所记大都为琐事片断,但如果相互参照,拼合连缀,也可以组成大体完整的图形。同门之中,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已刊。其中马裕藻与钱玄同的关系最近,朱希祖次之,周氏兄弟又次之,与黄侃较为疏离,与吴承仕则交恶。而各人的日记详略不一,间有散佚,如朱希祖北京期间的日记便付阙如。以同门日记为基础,参酌报刊、档案、回忆录等其他资料,可以大体还原这位雁过无声、人过无名的人物的历史轨迹,进而探究民国时期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

本篇仅取1934年北京大学解聘国文系教授牵连马裕藻辞去系主任一事,重现相关史事并讨论背后的问题。关于此事,坊间传说及有所涉及的文字相当多,大都以林损、胡适为主角,不仅各执一端,而且真伪莫辨,形同八卦翻新。一些言之凿凿的考证,也因为各自的成见太深,无法摆脱偏听偏信的局限。而马裕藻作为配角,显得可有可无,使得此事似乎只是学界的轶事,而与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及组织关系的重大意义不能显现,马裕藻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彰显。为此,笔者在尽可能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

一 元勋还是罪魁

周作人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二马”时,指出五四前后不能如此说,

(接上页注①)(整理本,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111页)。章太炎对前期弟子的评点,前后有别,各人所得亦不同。汪东《吊吴靛斋》注:“章门四子,黄季刚、吴靛斋、钱玄同及汪旭初。”又称:“当日章师戏言,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朱希祖到中央大学后,章又谓汪东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与黄侃所说有异。章太炎自撰年谱提及弟子成就者,仅列举黄、钱、朱,未及汪东(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126—1127页)。

因为那时只有沈尹默和马幼渔两位在北大，还在蔡元培长校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些带头作用”，人称“鬼谷子”。“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①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派系林立，暗潮汹涌，不少人视为畏途。沈尹默在北伐之后离开北大，任职于教育行政部门；担任史学系主任，参与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的朱希祖，在学生风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安于位，南下广州；而马裕藻却能够历经风雨而稳坐泰山，终生不离北大。马裕藻自1913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教授“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等课程，从1920年起担任系主任，前后长达14年之久，在派系纷争激烈复杂的北京大学，堪称异例。

或谓马裕藻为北大国文系的开系元勋，只是这样的有功之臣究竟功在何处，值得玩味。学人的声望地位，理应与其学术成就有关，可是马裕藻的学问似乎颇受人质疑。他没有出版过任何学术著作，也几乎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2004年由北京大学校史馆编辑并由该校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厚本《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也没人为他写下纪念性文字。虽然坊间关于马裕藻的记述多由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敷衍而来，可是周作人在书中写到马裕藻时，居然说：“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轶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②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除了孔德学校的事务以及偶尔的仗义助人外，多是饭局宴客之类的应酬，所以反而无从下笔。

因此，不仅前此主导文学系后来被章门弟子排斥的桐城派对他不以为然，同辈学人也不无微词。杨树达曾以请吴承仕任教之事告诉马裕藻，后者答称：“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杨树达认为，马裕藻本人即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第361—362页。

②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91页。

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同门的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①黄侃性情乖僻，与一些同门关系不洽，与钱玄同冲突尤多，论学却不会因人废言。同治音韵之学，黄侃可以和老师齐名，所论可谓定评。吴承仕与黄侃的关系不错，与马裕藻等则时有冲突。^②而马裕藻虽然号称旧京治音韵四派之一的古韵派代表，也仅仅是口碑而已。

蔡元培改革北大后，主张北大不是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教师不能单纯教学，必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可能教好书。但是国民政府时期北大未必以学术见长，而且无著述不等于没学问，不好为人师而学富五车的名家不乏其例，有的学问甚至为一般著作等身者望尘莫及。太炎弟子当中，黄侃未及著书而人已逝，钱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其余则或多或少，勉强可以结集，只有周氏兄弟倾向文学，著述较多。可是像马裕藻那样几乎不著一字，也是绝无仅有。

学为己之后为人，若无余力发明，守成足矣，至少可以传承学术文化。因而那时大学教师的有无学问，一般不以著述的多少甚至有无作为标准，与时下为了评职称以及种种评估而粗制滥造乃至抄袭剽窃成风的情势迥异。温故而不知新，迂而已；不温故而欲知新，甚至温故不懂仍然强要创新，就绝不仅仅是妄，更等同于存心害人。或者看懂书已经力有不逮，还要勇于推陈出新，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文字，无知无畏。有的虽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不过自己心中的条理系统，非但不能贯通材料事实，反而去真相越来越远。有的一心突过前人，填补空白，充其量拾人牙慧而已。

上述各种有助于立足学界的情形，对于马裕藻似乎概不适用。正式选修过他所授课程的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生吉川幸次郎，后来在南京见到黄侃才觉得遇到了真正的学者。也有的教师虽不勤于著述，却长于授课。同样不好著述的钱玄同在学生当中就口碑不错。而这方面马裕藻也并非强项，他的口才不佳，讲课平庸沉闷，使人思睡，只有偶尔透露其妻的贤惠，让对他既无惧

①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6、63页。

② 〔日〕吉川幸次郎「留学時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東京、筑摩書房、1974、第384—394頁。

意也无敬意的学生们有了恶作剧的由头。据说学生对他的评语是“糊涂”二字。吴虞任教于北大期间，就知道“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①倒是其女马珏，因为被评为北大校花，引人注目，花边新闻不少。有一年北大纪念建校，现场向千余学生问卷，认为北大有吸引力的答案之一，竟是北大有花王。花王者，各校校花王者之谓也。

然而，如果以为马裕藻是只会周旋于各方的好好先生、沙龙教授、宽厚长者，则大谬不然。他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期间，正是所谓“某籍某系”把持最甚之时。“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媚嫉之故。”同为浙籍的单丕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时，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②

所谓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是指朱希祖任主任的史学系和马裕藻任主任的国文系，所以单丕指名是“愤朱、马辈把持”。胡适对此早有耳闻。1920年6月12日，陶孟和致函胡适，告以“近日沈、马诸公屡有密谋，对于预科移至第三院一事犹运动反对，排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为妙”。^③

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④，并以校学生会名义在河北《民国日报》发文攻诋。8月1日，马裕藻以“是实藻诚信未孚所致”，致函文学院院长陈大齐求去，请召集国文系教授会改选主任。两天后，陈大齐复函慰留，称：“先生主讲北大垂二十载，诸生无不热忱爱戴。若偶因学生误会，遽尔灰心，将国文学系主任辞去，则该系一切进行计画势将停顿。爱校如先生，当不忍出此。务请以学校前途为重，慨允继续担任国文学系主任。”^⑤后经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232—233页。

②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6、45、70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97页。

④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3、45、57、72页。

⑤ 《国文学系主任致院长函》、《院长复国文学系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21号，1929年8月5日，第1、2版。

代理校长陈大齐和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马裕藻和与之同时提出辞呈的朱希祖才勉强同意复职。^①不久，朱希祖因为学生再度闹事，愤而去职。而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锋芒所向，也是把持系务的马裕藻。

在同门眼中，马裕藻的形象则与外人所见大相径庭。其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平时不善言谈，但又容易激怒，在北大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便要大声叱咤，不留情面，与平常截然不同。按照常理，训人总要有底气，而底气必须有所凭借。在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的大学里，如果学问不出众，却能长期稳坐系主任的位置，而且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并且敢于大声呵斥他人，究竟底气何来？

太炎门生是缘由之一。民国以后，太炎弟子在教育界成为最具声势实力的学术群体，一时无两。马裕藻在太炎门生中被视为老大哥，他人自然不敢小觑。

“某籍某系”是缘由之二。太炎门生中，以浙籍居多，但其他籍贯者也为数不少。而在教育界的浙籍人士许多并非出自太炎门下。二者互为犄角，相辅相成，声势进一步张大。

上下呼应是缘由之三。在北大掌校或代理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都是浙江人，或与章门弟子有旧，或曾经得到这一重要势力的支持，所以不免为“某籍某系”所包围。沈尹默后来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 ”^② 蒋梦麟本来与北大没有渊源，代蔡元培入掌北大，只能依靠拥蔡且有实力的教授。至于陈大齐，民初还在浙江时就与一干章门弟子关系密切，在北大期间也是过从甚密。甚至可以说，本来就是“我们”中人。

性格中庸是缘由之四。马裕藻调和新旧，不偏不倚，一般不得罪人，人

① 《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第1版；《蔡校长致马幼渔先生函》、《蔡校长致朱遇先先生函》，《北京大学日刊》第2243号，1929年9月30日，第1版。

② 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第230页。

脉很广，而且不以荣衰清白眼相加，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与各方维持良好关系。如鲁迅落难时，就觉得只有马裕藻的态度依然如故。同时，马裕藻又让人不觉得具有威胁，不予排斥防范。

敢于担当是缘由之五。马裕藻看似主见不多，可是并非一味推诿，相反，在各种会议中每每发表意见，在处置各种事务时往往被选为参与人。在北京各校与教育部的冲突中，1923年5月4日，马裕藻还曾带队包围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住所，不准其外出。^①

以上五点，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在当时北京大学的组织体制之下，马裕藻非但不是滥竽充数，而且人望极高。这可以从其连续高票当选系主任窥见一斑。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各级行政以及委员会等，多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1920年4月13日，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开会，总共15位教授有13位到会，马裕藻以11票的罕见高票当选主任，排名第二位的朱希祖仅2票。^②1922年北大国文系主任改选，马裕藻以8票当选。另外两位得票者为沈士远2票、吴虞1票。而物理、英文、法文、政治、法律等系，当选者最多（如英文系主任胡适）不过得到3票。^③其后马裕藻在北大国文系历年系主任改选时始终连任，得票少则3票，多则8票，在各系主任得票中属于最高。此外，马裕藻1918年即当选为校评议会委员^④，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几乎年年当选，可以说是少有的常青树。只是在选举教务长时，马裕藻的票数在得票者中反而最少，可见其影响范围及层面的限度。^⑤

指马裕藻把持北大中国文学系，在马自己看来，肯定觉得委屈。1929年国文系提出的应增聘教授名单，包括胡适、林损、黄侃、郑奠、黄节、杨振声、闻一多、沈尹默、吴承仕、鲁迅、吴宓、赵元任、吴梅、黎锦熙、郁达夫、萧友梅，确是新旧兼容的一时之选。^⑥

①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3页。

② 《中国文学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581号，1920年4月14日，第2版。其时该系教授为：杨逊斋、陈子存、徐哲如、程演生、刘半农、吴瞿安、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魏仲车、沈兼士、沈朵山、毛夷庚、孟寿椿、朱希祖。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第185页。其时北大各系选举，每每出现出席者各得一票的现象，只能由校长附加投票决定。

④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第51页。

⑤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92页。

⑥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303页。

二 解聘与辞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宛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而马裕藻在历次风波中，都能够平稳过渡或涉险过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后，政治格局天翻地覆，教育界随之变化。尤其是蒋梦麟再度接掌北大，听取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进行改革，太炎门生失去上面的保护，下面又有人暗中鼓动学生闹事，马裕藻终于无法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930年12月，北大在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连续动荡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次年，蒋梦麟开始着手整顿各学院。首先，蒋梦麟废除了北大实行多年的教授保障法，使得教授可以被解聘，社会科学院先行改聘教授，并自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其次，配合由他主导制定的国民政府关于大学组织的新立法规，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前者基本采用民主制，后者则由当然委员（行政）和选举委员（教授）组成，以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之代表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主导；最后，提出文学院新计划。1932年，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落实国文系改革计划，可是裁并课程之类的措施遭到马裕藻等人的抵制，只得暂时搁置。直到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协商后，决心排除阻力，实施改革，引发与国文系教授林损的冲突，马裕藻也被迫去职。

关于此事的由来，胡颂平所编《胡适年谱长编初稿》称，国文系主任改由文学院院长兼任是出自校长蒋梦麟之意，致使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1890—1940，字公铎，又字攻读，浙江瑞安人）、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广东番禺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三人相继辞职，引起一场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心意，因而写信攻击。后因亲历其事的张中行撰文质疑胡适取代国文系主任及解聘林损有公报私仇之嫌，引发胡适研究者程巢父的兴趣。程巢父做了一番刨根问底的探究，证明蒋梦麟此次整顿北大国文系，源于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帮助蒋梦麟拟出具体改革北大的方案，即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内容据《丁文江的传记》的记载，为1931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

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其中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此后，蒋梦麟到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1931年4月24日，胡适出席了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案”。合作办法规定设顾问委员会，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以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共五人担任。所定“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载明，合作以5年为期，自民国二十年度起，至民国二十四年止。

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称：

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①

程巢父的文章解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蒋梦麟何以在拖延了几年后不得不痛下决心。原因就是，如果当年再不执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协议即将到期，无法交代，而要实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就必须先行解聘若干教授，腾出位置，才能引进新人。但是程巢父据此断言解聘林损不关胡适的事，恐怕有些武断。蒋梦麟的意思只是表明他愿意唱白脸做歹人，问题是

① 以上几段未注明出处的，均见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一——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书屋》2004年第1期，第21—25页。

蒋何以要解聘林损，以他的学识，应当无法准确判断国文系教授的水准能力，即使其有主见，也不便贸然自行决断。在程文所列相关者中，最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影响的正是胡适。胡适当然不会以林损骂自己为由头，而是说北大的温州学派没水平，不值一谈。如此一来，林损自然就成为首先被开刀的祖上鱼肉。其实，时至今日，关于林损的学问到底如何，诉讼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并不交集。

1934年4月17日，《世界日报》刊登特讯“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称：

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林损昨日突致函该校当局，呈请辞职，该系学生闻讯，拟全体赴林宅挽留，林遂在第一院贴出通告，大意谓：本人尚未离校，有事可在校晤谈。该校当局接林辞职函后，亦正在设法挽留中。闻林辞职原因，系因该校当局近拟将国文系归并史学系，改称文史系，并拟将文学院其他各系及法学院各系，亦加以归并或裁撤，因此国文系教授均表示消极，林则首先辞职。闻国文系其他教授马裕藻、黄节、许之衡等，亦将相继提出辞呈。但是否属实，尚待证明。^①

4月16日这天，刘复（半农）刚好有课，目睹了事情的发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②

4月18日，《世界日报》调查后更正了林损辞职的原因。^③ 同日《北平

① 《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世界日报》1934年4月17日，第7版，“教育界”。

② 《刘半农日记》（1934年1月至6月），《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33页。

③ 《国文系教授林损辞职系因下年度将解聘》，《世界日报》1934年4月18日，第7版，“教育界”。